

欽定宋史

卷四百三十五
四十九百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幾

何承裕附

鄭起

郭昱馬應

和峴

弟蒙附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卽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卽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

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
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
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
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
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
歟
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鄆杜間嘗館
於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
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竇儀典貢部擢進
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

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中閭丕王洞
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衛南
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贊文有襲衣之賜及卽位擢爲
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
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修太祖實錄俄直
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
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
當以璽書授職白謝於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
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克史館修撰判館事
八年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

林爲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旣衆羣議囂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求爲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辭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

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張去華者白同年
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爲保大軍
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
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
郎修國史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
俄兼祕書監真宗卽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
獻擬陸贄勝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
以試之旣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
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
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

直草辭疎畧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匱乏時白繼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賜帛五十疋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爲將作監主簿孝孫試祕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謔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圖畫

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纘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謗白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會有司謚白爲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爲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廷州馬步軍都校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

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質溥仍爲相引爲祕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驚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搆難內則管蔡流言寔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爲非也孔子聖人也刪

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
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
尾聞南子之珮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
善者哉臣以爲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
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
爲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
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
乎爲武之宗覲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
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
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

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爲虜韓信彭越悉蒞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劔社郵伍員則浮尸江涇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剄竇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畧之輩佐閏位之君關羽則爲仇國所禽張飛則遭

帳下所害凡此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
從澄汰盡可棄捐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
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
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
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列魄將有
恨於明時况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畧講求兵法締
構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
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
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
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

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修大內
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
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
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
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
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判綿眉二州在眉州
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
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
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
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

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何乃遽爲酷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蒲搏惟以飲戲爲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殽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

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爲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爲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適回下位遂命兼史館修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爲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尋遷起居舍人五年張昺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

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爲民周翰被譴尤多所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爲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兼用若錢少於貨幣卽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

用官中市物卽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權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爲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爲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卽位未行慶首擢爲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未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翔意爲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錄其子忠寶爲大理評事給